



北齐武安郡王徐显秀墓里的壁画(局部)(资料图片)

徐显秀墓被称作“中国北齐壁画巅峰之作”，墓室留存326平方米完整彩绘壁画，横跨墓道、甬道、穹顶与主墓室，整座墓穴浑然一体连成完整画卷，恰似一册北朝“时尚生活杂志”，无声诉说着1500年前的古晋阳，早已通过丝绸之路，和中亚、西亚开启了跨越万里的文化“跨国联名”。

中原画师的“西域进修课”

凑近端详徐显秀墓的人物壁画，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：画中贵族面容完全跳脱传统古画扁平单薄的刻板样貌，柔和饱满、层次立体。

整套壁画融汇中原笔墨与西域绘画技法，构成独树一帜的北齐美学范式。人物轮廓以铁线描勾勒，承袭传统国画简练气韵，又融入西域鞍马画刚劲线条，塑造出鹅蛋圆脸、体态丰壮的人物形象，一改南朝“秀骨清像”的审美，成为北齐“简易标美”疏体画风的典范。

壁画最具突破性的是源自古印度的凹凸晕染法，俗称“天竺遗法”，经龟兹、粟特丝路传入晋阳。画师恪守“染低不染高”的准则，在眼窝、嘴角、颈肩等凹陷处薄敷赭黄、淡朱砂矿物颜料逐层退晕，借明暗色差塑造立体轮廓，打破了传统汉画平面化的局限，该技法在此处成熟运用，比唐代吴道子的晕染技法早了近两百年。

壁画中骏马同样借鉴西域绘画手法，以简练线条勾勒饱满肌肉，搭配分层淡彩晕染，造型立体写实。这套成熟的鞍马绘画范式深刻影响后世，唐代永泰公主墓、章怀太子墓车马壁画的构图与晕染手法，均承袭于此。

整套壁画的笔墨技法，处处彰显胡汉文明交融的独特美学。画作统一采用刚劲匀净的铁线描勾勒人物轮廓，落笔精准克制，删繁就简、恰到好处，无一笔冗余，也无残缺疏漏，完美契合北齐绘画“简易标美”的疏体画风。干净绵长、利落有力的线条极具艺术高度，美术评论家陈丹青更是评价，这批壁画线条达到了“中国线条美学的最高境界”。

中原传统骨法线条与西域立体晕染相融，恰似如今国风

晋阳城的“国际范儿”

甲 山

【王家峰墓群】

王家峰墓群名列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,位于太原市迎泽区郝庄镇王家峰村东“王墓坡”。目前共有三座北齐时期墓葬,徐显秀墓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座,为研究北朝晚期的葬俗、葬制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。东山一带多次发现的北齐晚期的墓葬,反映了太原地区在东魏北齐时期的重要地位,折射出西域文化的影响和民族文化的交融。



美学混搭国际潮流，既守住华夏绘画独有的线条气韵，又大胆吸纳异域审美表达；后世唐代仕女丰腴饱满、富有体积感的造型范式，都能在这批晋阳壁画中找到清晰源头。

墓主人的“国际朋友圈”

徐显秀，字颢，北齐武安郡王，出身汉人却长期混迹鲜卑勋贵圈层，常年镇守北疆、与西域胡人部族交涉，凭借赫赫战功累迁司空公、太尉，是北齐朝堂上贯通胡汉的核心武将。他墓室的满壁丹青，完整复刻了当年晋阳贵族包罗万象的“国际社交圈”。

壁画中随处可见高鼻深目、卷发络腮的粟特胡人形象，是北齐晋阳国际化风貌最直观的实物见证。

各类胡人错落分布于画卷各处：有人牵引配着华美鞍鞞的骏马，有人打理出行车驾，更多人侍奉在墓主夫妇宴饮席间。这些仆役神态松弛自然，有的手捧西域鎏金酒器，有的弹奏异域胡乐，各司其职。他们并非短暂停留晋阳的外来过客，而是在此扎根生活的粟特族群，当中既有奔波丝路的行商、身怀绝技的乐舞匠人，也有服侍权贵的世家家臣，都早已将晋阳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。

壁画细节里的异域符号俯拾皆是：穹顶天象图绘有佛教飞天莲花，边角点缀祆教神兽纹样；墓主夫妇衣袍、马鞍织锦遍布联珠纹——这是波斯萨珊、粟特王朝最具代表性的流行图案，也是国内织物联珠纹最早的完整实物图像记录；墓室还出土一枚东罗马查士丁尼时期金币，直接实证晋阳丝路东端枢纽的关键地位。画中女主人头戴蓬松卷曲的异域假发，手边摆放一方便携坐具“障”，专供贵族下马临时休憩，是北朝独有的生活器物。

北朝的“国际大都会”

北齐时代的晋阳，是与郾城并重的“霸府”，北方军政核心，丝路商贸枢纽。城内聚居鲜卑皇室、汉族文臣士族，还有大批中亚、西亚跋涉而来的粟特商人、乐舞艺人、手工

匠人。多种语言、多元信仰、不同审美在此碰撞交融，让晋阳成为北朝最包容最时髦的文化熔炉。

徐显秀墓壁画里层出不穷的异域元素，并非猎奇点缀，而是当年晋阳贵族日常起居的真实缩影。贵族们日常穿胡式窄袖锦袍、听竖箜篌、五弦琵琶演奏的胡乐、使用西域传入的琉璃酒器，审美风潮全面趋向国际化。壁画宴饮图两侧，完整绘制曲项琵琶、竖箜篌、铙钹等十余种西域乐器，都是当时上流社会宴席标配。

一如今人追捧流行潮牌，千年前晋阳权贵，以拥有西域玻璃器皿、缀满波斯联珠纹的锦袍为身份象征；而戎马半生、常年周旋胡汉部族的徐显秀，正是那个开放时代最典型的“弄潮儿”。他一生亲历丝绸之路的商旅繁华，见证胡汉文明深度交融，其墓中壁画不刻意割裂“中原”与“西域”，而是坦然将他亲眼所见的世间万象，尽数绘入身后的永恒居所。

1500多年后的今天，走入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，直面这批色泽依旧鲜亮的壁画，扑面而来的鲜活生命力依旧动人心魄。它们绝非尘封冰冷的文物标本，而是一群真实鲜活的北朝众生相：策马行军的鲜卑将军、捧酒侍立的粟特仆役、漫天舒展的莲花飞天……每个人物眉眼间，都镌刻着独属于那个时代的从容与自信。

这便是文物最动人的力量。它清晰地告知我们：早在1500多年前，我们脚下这片晋阳故土，便以开阔包容的胸襟，遥遥拥抱了整条丝绸之路的万千文明。



“国保”背后的故事

(30)

黄河岸边蒲州陶

米宸宇

山西珪华的重要分支，以其色彩艳丽、纹饰精美、造型独特而闻名于世。

中国陶瓷史家斗冯先铭先生在《中国陶瓷》中指出：“珪华器有陶胎和瓷胎两种，元代开始已烧造陶胎的珪华器，明中期以前在晋南十分流行，明中期以后景德镇开始用瓷胎仿烧。……有人认为‘珪华’的得名是从山西的‘粉花’音转而来的。”

叶喆民先生在《中国陶瓷史》里也提到了珪华器：“从出土及传世品看来，珪华器从元至大元年(1308)开始烧制，一直到清嘉庆年间，从未间断烧造。”《饮流斋说瓷》一书说：“珪华……蒲州一带所出者最佳，蓝如深色宝石之蓝，紫如深色紫晶之紫，黄如透亮之金珀，其花纹以生物花草为多。平阳、霍州所出者，其胎半属瓦质，蓝略发紫，绿略发黑，殆非精品。”

明清时期，晋商的繁荣进一步推动了制陶业的发展。除了珪华器，蒲州窑还大量生产日用陶器、建筑用陶和丧葬用陶，产品遍布晋、陕、豫、甘等省，成为北方地区重要的民间制陶中心之一。

蒲州陶里的舜德与文明

蒲州陶不仅仅是一种实用器物，更是一种文化载体，承载着舜帝的道德精神、黄河文明的深厚底蕴和河东地域的独特气质。

“器不苦窳”是舜帝留给蒲州陶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4000余年来，蒲州制陶人始终坚守着这一制陶精神，以严谨的态度、精湛的技艺，制作每一件陶器。他们从选土、和泥、拉坯、塑形，到施釉、烧制，每一道工序都精益求精，力求完美。这种工匠精神，已经融入了蒲州人的血脉，成为河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从远古的炊具、盛器，到汉唐的酒具、茶具，再到宋元明清的花瓶、摆件，蒲州陶记录了中国北方农耕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一件粗陶大碗，盛满了黄河儿女的一日三餐；一个青釉陶罐，储存了农家的五谷杂粮；一只珪华花瓶，装点了百姓的厅堂居室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，蒲州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：造型古朴厚重，线条简洁流畅，色彩沉稳大气，纹饰朴实自然。这种风格，与河东地区粗犷豪放、质朴敦厚的民风相得益彰，成为河东文化的独特标识。

当代蒲州陶的传承与复兴
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蒲州陶也曾面临过失传的危机。但在一代代制陶人的坚守与努力下，这束燃烧了4000余年的窑火，在新时代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。

如今，永济市已将“蒲州陶烧制技艺”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。从复刻舜陶古韵的仿古陶器，到融入现代设计的茶具、摆件；从展示黄河文化的主题陶器，到承载舜德精神的文创礼品，当代蒲州陶正在以全新的姿态，走进现代人的生活。

同时，永济市正以“舜陶于河滨”为核心文化IP，打造集制陶体验、文化展示、旅游观光于一体的蒲州陶文化产业园。游客们可以在这里亲手抟土制陶，体验4000余年前舜帝的劳作；可以参观蒲州陶博物馆，了解蒲州陶的千年历史；可以购买精美的蒲州陶文创产品，将这份来自黄河岸边的文化记忆带回家。

黄河奔流不息，窑火千年不灭。4000余年过去了，舜帝早已远去，但他留下的制陶技艺和“器不苦窳”的精神，却在蒲州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。

“你拾翻甚了？”

这句话在山西人的炕头上、田埂上、集市上飘了不知多少年。问的人语气里往往带着两分不耐烦、三分嗔怪，还有四分说不清道不明的亲昵。被问的人，多半是那个正把箱子底儿翻了个底朝天、或者把柜子里陈年旧物一件件往外掏的人。

“拾翻”，一个动词，在山西方言里比很多成语都精彩。它说的是“翻箱倒柜地找东西”，但又远不止于此——这里面藏着一一种姿态，一种情绪，一种只有在这片被黄河冲刷、被风沙打磨的土地上才能生长出来的生命哲学。

拆开来，看，“拾”是捡取、收拾，“翻”是翻动、翻找。两个字单独出现时，都是规矩本分的手部动作词。可一旦在山西人的嘴里拼在一起，它们就变成了某种近乎仪式化的行为艺术：这不是简单的叠加，而是一种动作的量子纠缠，你“拾”的时候必须“翻”，你“翻”的时候必然“拾”。

我奶奶活着的时候，每年腊月二十三祭灶之前，都要拾翻一遍她的躺柜。那躺柜从我记事起就黑漆斑驳，铜扣生锈。她拾翻的时候，我趴在炕沿上看，看她把一件件衣服抖开又叠好，把一双双鞋端详半天又放回去，把几本过期的杂志摩挲一遍又一遍。她找什么？她什么也不找。拾翻本身就是目的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人们珍惜到连一根线头、一块碎布、一张糖纸都要拾翻出来，重新赋予意义。

拾翻从来不只是物理动作，它是一种对记忆的打捞，一种对时间的挽留。你拾翻的不是物件，是物件上附着的人、事、岁月。那口躺柜里的蓝布衫，是我未长大成人时的大爹穿过的；那双绣花鞋，是我奶奶从尚未破败的娘家带来的嫁妆；那几本杂志，是送别人养大的三姑给奶奶的念想。

所以，山西人说拾翻的时候，语气里总有一种复杂的情感。不是简单的“找东西”，更接近于考古——在一个家庭的微型遗址里，一层一层地剥开时间，试图触碰到那些已经风化了的温度。

拾翻也有让人不耐烦的时候。小时候，我把我妈的针线筐翻了一个底朝天了，想找几颗玻璃球。我妈从外面回来，看见满炕的线团、顶针、碎布头，说了一句：“快不要拾翻了，越拾翻越寻不见。”

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悖论：拾翻的本质是制造混乱以寻找秩序，但结果往往往是更深的混乱。你为了找一把剪刀，打开了抽屉；抽屉里没有，你打开了柜子；柜子里没有，你打开了箱子；箱子打开之后，你忘了自己在找什么，却被箱子底的一件旧毛衣勾住了腿儿。等你回过神来，剪刀还是没找到，这不正是我们面对记忆时的困境吗？你为了寻找一个答案，翻开了往事；往事一层一层展开，你迷失在细节里，忘了最初的问题。你不能阻止时间带走一切，但你可以拾翻。在拾翻中，你重新确认自己还拥有什么。那一刻，拾翻不再是动作，而是一种本能，是刻在基因里的乡愁。